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

外集

南江富大用



時可編

外集

路官部

總管府

總管府尹

知州

知府

刺史

達魯花赤 事並同

歷代沿革

古州牧之任也秦滅諸侯以其地為郡罷侯置守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掌理其郡秩二

千石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尉典兵漢景帝中元二年

更名太守新室改曰大尹中以仍西漢舊因之晉郡守皆

加將軍後魏初郡置三太守大和中太守內史相縣令並以六

年為限比齊制郡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

上郡至下下等九九等後周郡太守各以戶多少定品命隋郡

置通守唐武德元年改太守為州刺史有上州中州下州之別
刺史加號持節然實無節但頒銅魚符而已天寶元帝改為郡
太守自是州郡刺史更相為名其實一也開元中定天下州府
自京都及都督都護府之外以近歲為四輔餘為六雄十望十
緊及上中下之差至德後州縣凋弊刺史之任大為精選諸州
始各有兵鎮刺史皆加團練使其任重矣仍刺史之號
上州刺史各一人從三品知州各一人州鎮有關則或遣文朝
官權知始太祖削外權牧伯之闕只令中官權蒞其後文武官
參為知州軍事其二品以上及帶書樞密院宣徽院職事並稱
刺史其刺史不赴任者以他官知判州府事 **大元**置上路達
曾花赤上路總管兼府尹正三品下路總管從三品上州達曾
花赤上州尹從四品中州達曾花赤中州知州正五品下州達
曾花赤下州知州從五品散府達曾花赤散府知府正四品又

有諸州刺史從四品又置同知上下路總管府事同知散府事
同知上中下州事

羣書要語

外有州牧侯伯書八命作牧周禮今之郡守縣令
民之師帥所以承流而宣化也董策古者參用名

儒典領人郡本經術以濟事參禮法以訓人居一州之表為千
里之師常集穎川有封侯之賞膠東有至書之勞同上賈琮以
最于十二州頒之以至書黃霸以用于二千石寵之以侯印章
處厚州策今之郡守古侯伯也於吏有君臣之道焉於人有父
母之道焉白集嚴制得不思勤儉教導勞來安輯膏雨吾土
襦袴吾人者乎楊潛制于時州宰高季通秩映準旟荼參熊軾
徐游說碑州將李憬潤河承寄以廉能居課最之先顏元孫新
具寺碑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韓文欽此大惠施于一方无疾
其驅天子有詔同上歲會課第甲於他州白集亟分符守于嶼

制俾從竹使之權王博制惠露露吳仁風翊越選昭王碑龍冠
列藩越敷邦教褚淵碑愈承朝命為此州長韓文雙旌五馬記
室新善政有六條白六帖事見後隼旗熊軾剖竹分符並同
上新紱在股兩轡有輝權德輿送均守序外臺列岳刺郡崇
書郡將兼領武事同上初由宰府備數典城蔡邕上章隼飛旗
上熊伏軾別是蓋分輝彤幟耀彩記室新書爰牧荆州威行郡
國奉法作則居儉獲勳尋功簡能為外臺之表听声察實為九
伯之冠謝夷吾為荆州刺史第五倫薦之曰

詩句燕寢凝清香兵衛森及登戟唐韋蘇州詩使君騎紫馬捧擁
從西來謝靈運出守永嘉入曰騎紫馬者太守也杜甫詩我
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小蓬萊白紫夫紹興詩湘竹斑斑湘
水春衡陽太守虎符新唐韓翃詩新賜魚書墨未乾賢人輒見
素人安劉禹錫寄澧州太守文石隄前薛聖王碧雲天外作真

鴻科校寄官州鶴髮州民擁使車人人尽說受恩初權德輿

撫州詩海國歐鄉浙水東暫煩良守此憑熊宋發詩淮海維揚

一俊人金章紫綬照青春杜甫寄章梓州為郡暫辭雙鳳闕全

家遠過九龍灘張籍送汀州元使君刺史諸侯貴郎官列宿應

杜甫寄劉峽州英英桂林伯突維文武材韓愈詩柳岸風來影

漸踈使君家似野人居杜牧齊安詩秉鈞方咫尺銀翮再照翻

杜寄巴州嚴使君詩作郡廬山下東坡讀書山中詩漢節從分

竹劉鞭不用蒲唐子西送陳守惟君万里分符去蒼梧之野舜

遊處郭祥正和吳守五馬持山節三衣對水田錢惟演擊鼓鳴

笳引益船一麾行指斗牛边曹子固送陳守到處聚觀香案吏

此邦宜着玉堂仙東坡贈越守江南藩郡古宣城碧落神仙擁

使君晏殊送凌守赴宣城文章得丹桂仕官到朱輪唐子西送

陳守畫鳳仙楹遠塗雌郡閣閑錢惟演送王除州人望使君如

望月要須如鏡莫如鈞王十朋贈明守政成定入邦人詠詩就

不隨驛使來荆公送素守漢家太守治才高楚國山川氣象豪

可與公送各季士知荆南老幼化服一事无有鞭不施安用蒲

東坡送宋太守行看鳳尾詔下却虎頭州東坡滿目江山富一

堂公餘身在水雲鄉王十朋守具國富川郡治居高閣万頃平

湖几案間同上困人少倚東園望擬築沙堤到廣陵李榮揚州

詩鄉樹迎朱轂江花照錦衣温公送石昌言水边花氣薰衣服

嶺上嵐光濕益旗朱慶餘送林幼詩子歸治小國洪鍾噓微撞

東坡送楊孟容知南安軍過尽亦荒荒与復新漳州益岳擁詩人

陳與義贈韓守今侯冰蘖清到底一粒不嚼庐陵采一芽只瀹

清泉水玉皇知渠是良吏揚誠齋

古今事實

為銅虎符

漢文帝初具郡符為銅虎符竹使符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

合符符合乃所受之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史記

景帝詔曰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令長吏二千石車朱

兩轡又續漢志二千石皆皂蓋朱轡

所居黃堂

吳郡太守所居之堂春申君之子假君之殿也因數火餘以雌

黃故曰黃堂

其用青符

東方刺史曰青龍符餘方準之

領銅魚符

武德元年郡守領銅魚符

造玉麟符

樊子無守東都有功煬帝勞曰今為公別造玉麟符以代銅獸

五馬之貴

禮天子六馬左右駮三公九卿駟馬左駮漢制九卿則二千石以右駮太守駟馬而已其加秩中一千石乃右駮故以五馬為太守美稱道齋開覽与李林云漢時朝臣出使為太守增一馬故為五馬備子真詩話

千騎長人

東方千騎長人因謂諸侯也

賜車蓋

黃霸為揚州刺史治有績宣帝詔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車緹由并以彰有德

賜車馬

漢韓崇為汝南太守賜車馬

賜車劍

謝夷吾字堯卿為鉅鹿太守制臨發上特賜車劍

賜履被

史寧為涼州刺史遣使詣朝太祖即以所服冠履衣被及弓箭甲稍等賜寧謂其人曰為謝涼州孤解衣以衣公公推心以輔孤其善始令終無損功名也

給鼓吹

蘇亮出為岐州刺史朝廷以其牧本州特給路車鼓吹先还其宅并給騎士三千列羽儀遊鄉黨經過故人觀旬月而後入州世以為榮

筆書勉勵

宣帝時二千石有治効輒以筆書勉勵增重賜金或爵至關内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用之前漢循吏傳序

手跡賜札

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偽以手跡賜方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勤約之風行于上下後崇德史傳序

臨軒冊受

太宗嘗曰朕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錄姓名於屏風且對之得才否狀輒疏下方以擬廢置於是官得其人民亡愁嘆始都督刺史皆臨軒冊受後不復冊然猶受命日對便殿賜衣物乃遣唐循吏傳序

過家上家

韓稜為南陽太守特聽過家上家鄉里以為榮

駟馬來迎

朱買臣為會稽太守駟馬車來迎

車載入殿

蕭育望之子為南郡太守上以育者舊名臣之子乃以三公使

車載育入殿中注三公奉使之車

衣錦還鄉

朱買臣拜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又柳慶遠字文和為雍州刺史高祖餞於亭曰卿衣錦還鄉朕無西顧之憂

衣錦冊禁

今狐較字延保弟休聰敏有文武才用与整同起兵逐張室時多功於本州刺史晉公議謂整曰以公勲望應得本州但朝廷藉委任不宜遠出言公一門之內須再有衣錦之榮乃以整為燉煌太守

夢刀得州

晉王濬為廣漢太守夜夢三刀懸於卧屋上須臾又夢一刀

主簿李毅曰三刀為州字又益一刀者明其臨益州乎果然

夢斷盤囊

鄧攸為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戶後來斷盤囊者以為

水邊女是汝字斷盤囊者是新虎頭也作汝南當汝陰果選

汝陰王隱晉書

夢山掛絲

張亮武定初拜太中大夫薛淑常夢亮於山上掛絲以告亮曰古之字山上絲幽字也君其守幽州乎數日果然

再為州牧

魏相再為河內黃霸再為潁川陳審再為樂安陶侃再為荊州寇恂再為河內郭伋再為并州白六帖

重授并州

梁習字子虞遷并州刺史召其豪右為境咸安兼貢違闕士咸

顯於世武帝善之文帝即位以君有言并土重授并州為天下最

諫官補郡

漢元帝選博士諫大夫補郡國守相蕭望之為平原守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也

今僕出守

尚書曰僕出為郡守郡守入為三公後漢書

入拜三公

第五倫植虞鮑昱爰延皆自郡守入拜三公

入為馮翊

朱博字子元為琅琊太守以高第入為左馮翊

入為宰相

古者郡守縣令皆選賢德由二千石入為宰相唐馬周傳

宰相出為

唐則天議更州縣李嶠唐休璟曰今朝廷重內官輕外職望於
臺閣寺監妙揀賢良分典大州自近臣始平章事韋嗣立先行
以示群臣百官志

侍中出為

張酺字孟侯章帝時自侍中虎賁中郎將出為東都大守視事
十五年晏類要

八居九列

刘寵自會稽太守罷歸八居九列四登三事

父子相代

畢終敬父子相代為兗州太守當世榮之子元賓為使君每听
政終敬乘板輿至元賓所遣左右敕不听起觀其斷决折然
喜見顏色

父子皆郡

蕭望之為平原太守子育為南陽太守又尹翁歸為東陽太守
後翁歸三子皆為郡

號万石君

前漢石奮父子右建一門四子皆二千石號万石君

號四龍

後漢李元礼祖父脩安帝時生子亮叔訓秀號四龍皆為牧守

大馮小馮

馮立字聖卿徙西河上郡太守治行畧与馮野王相似民歌之
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仍因循聰明賢智恩惠民政如魯
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大郡小郡

刘之遵除南郡太守武帝曰卿母年德俱高故令卿衣錦还鄉
及榮養之礼轉湘東長史太守如故弟之身代之遵為長史南

郡太守荆士懷之不復稱名號大南郡小南郡南史

治有異等

漢王成爲郡太守治有異等

治爲第一

潁川太守黃霸河南太守吳公北海太守朱邑皆治爲天下第一

奏課第一

李忠字仲都爲丹陽太守三公奏課爲天下第一

典藩異政

表光庭典名藩有異政明皇謂宰相曰光庭性逐惡如扇驅蚊

治有異績

盧茲累任大郡治有異績人畏之如神比治奸惡既斷其罪又以其所犯刻石立門再犯必致之死籍謂之記惡碑

天下長者

漢文帝謂田叔曰公知天下長者乎故雲中大守孟舒是也

請治一郡

耿純請治一郡尽力自効上笑曰卿乃欲以公治民自効遂拜東郡太守

治最十郡

魏顏斐字文林治最爲雍州十郡之最

政表三河

魏朗字少英爲河內太守政稱爲三河表

清簡爲最

宗室李峘爲睢陽太守清簡爲一不召取

政績可稱

長安中於臺閣省寺選典大郡時鳳閣侍郎韋嗣立等二十人申選到郡政績可稱者獨常州薛光謙徐州司馬鐘二人而已

河東股肱

上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季布傳

汝南心腹

後漢韓崇為汝南太守召引見賜車馬束帛上敕崇曰汝南心腹之郡位次京師也

吏人攀車

孟嘗身為合浦太守當還吏人攀車請之不得進乃附商人船夜遁去

耆老遮道

唐袁滋為華州刺史召拜大將軍耆老至遮道不得進於陵宣言曰於陵不敢易表公之政

願借寇恂

後漢寇恂字子翼為潁川太守徵為執金吾從上過潁川百姓

遮道願借寇恂一年上乃留拜之

乞留曹定

魏曹定字世英為天水太守迁太原守天水人乞留曹定帝許之策書褒美

乞留种暠

种暠為梁州太守被徵吏召請關乞留一年迁漢陽守夷狄男女送到漢陽界暠与相揖十里不絕

欲得耿君

後漢耿純拜東郡太守後道過東郡百姓数千隨車駕云欲復得耿君

謝安去思

晋謝安為吳會太守任官无嘗留時嘗去後人思

何武去思

前漢何武蜀郡人所居无赫之名去後常見思本傳

居富去思

漢世良吏為盛若趙廣漢韓延壽尹翁歸嚴延壽張敞之屬皆稱其位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有奉祀前漢循吏傳

卧轍不許去

後漢侯霸字君房為臨淮太守被徵百姓攀轅卧轍不許去

攀船不忍別

鄧攸守吳具郡有惠政離郡之日人攀其船相送三百里不忍別吳郡志

群鵲擁車

李元紘為潤州有惠民政代去吏民遮留為鵲郡飛亦擁車行擁馬遮道

唐姚元崇牧荊州受代日民擁馬首遮道不使去乘馬鞭箠民皆截留之

復還去珠

子昂嘗為合浦太守郡產珠先守多貪其珠徙交趾嘗革易前弊未經歲珠復還

為選一錢

後漢劉寵字祖榮為會稽太守間除煩苛郡中大化召為將作大匠山陰五六老叟人持百錢以送寵曰白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遇聖明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耶為人選一大錢受之

送車二乘

陸長源為汝州太守簡易無威儀而清白自將去汝州送車二乘曰吾祖罷魏州有車一乘而圖書半之吾愧不及先人云

震畏四知

楊震為東萊太守昌邑王密夜半懷金獻曰無人知也震曰天知神知爾知我知是謂四知何無人知也却而不受

裴號獨立

裴俠守河北日周太祖命獨立曰裴俠清慎奉公為天下最有如俠者與之俱立眾默然朝野歎服號獨立使君

清遺子孫

楊震為涿郡太守性廉或勸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史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不見邑子

尹翁歸為東陽太守下定國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見其邑子既去定國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

清如水雪

魏令狐邵字孔叔為洪農太守所在清如水雪

清見越石

宋盧愿為晉安太守海邊有越玉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太守乃得見往觀之清徹無所隱蔽

清亦徹底

朱世良為清河太守有老人曰府君非惟政善清亦徹底

清畏人知

胡威父質為荊州刺史威自京師定省及告歸賜絹一匹為裝武帝謂威曰卿孰与父清威對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云知是臣不及父遠矣本傳

饋魚不食

羊續字興祖為廬江太守府丞饋魚受而不食挂之後復進續

出前魚示之府丞慙而止漢書

載米來食

鄧攸為吳郡太守不受祿載米來食唯飲郡中水而已去郡數千人挽舡進不得公少停夜中遁去人歌曰統如打五鼓鷄鳴天欲曙鄧侯挽不來謝令推不去

舡物無取

王僧孺為南海太守外國舡物並無所取昔人為蜀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不敢越裝

書像自戒

申徽畫楊震之像於寢室以自戒後周書

計日受祿

後漢楊秉字叔節為豫章太守清儉計日受祿餘俸不入私門以舡載十

洪規罷會稽太守無資不欲令人知其清以舡載土而歸

賣劔買牛

龍其遂為渤海太守令人種榆百本蠶五十本葱一畦韭三畝鼠五雞五又郡人好帶劔佩刀令賣劔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而佩犢

無襦有褲

廉范為蜀郡太守先是蜀郡有火災禁人夜作以防災范乃嚴儲水而已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堵昔無襦今有袴

教務農桑

黃霸字次公為潁川太守使郵亭鄉官畜雞豚以贍鰥寡為條教務農桑畜養種樹而已

大興學校

文翁為蜀郡太守起學成都市由是大興學校於京師者比齊

魯焉至今蜀好文雅文翁之力也

修學常山

後漢伏恭字叔齊為常山太守敦修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伏氏之孝

起孝成都

文翁為蜀郡太守選郡縣小吏起孝官使弟子受業遂變成都魯風天下郡國並立學校自文翁始

率以孝悌

韓延壽為東都太守置正伍長相率以孝悌不得舍奸人閭里有非常事輒聞知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皆便安

教以禮遜

前漢韓延壽治潁川教以禮遜

勉以孝悌

劉寬字文饒為南陽太守每行縣尉父老以農老之言勉少年以孝悌之訓

民皆樂業

孫叔敖為楚相秋又勸人入山採木春夏乘水多時而出村民皆樂業

人歌鼓腹

岑熙為魏郡太守視事二年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蝨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含哺鼓腹

精力煩碎

始若煩碎其政米鹽唯霸精力行之

無拘文法

龍箕遂為渤海太守奏曰治乱人猶治乱繩不可急願救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

閉閣卧理

前汲黯為淮陽太守閉閣卧理黯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帝曰君薄淮陽耶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徒得君重臥而治之又汲黯為東海太守治官理民好清靜黯多病卧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

移病遜謝

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民兄弟訟田延壽傷之曰備位為郡表率今民有骨肉相訟是日移病不聽事於是遜謝不敢復爭

選賢布詔

黃霸字次公為潁川太守選擇賢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

抑強扶弱

後漢耿純為東陽太守在郡四年抑強扶弱令行禁止

請治膠東

漢膠東盜賊起山陽守張敞請治之乃拜膠東相敞曰理劇郡非賞罰无以勸懲吏追捕有功者願賞罰得比三輔尤異由是盜賊散去

大治東海

前漢尹翁歸為東海太守好清靜歲余東海大治

郡中愈治

黃霸為潁川太守外寬內明戶口歲增召守京兆尹復有詔歸潁川太守官前後八年郡中愈治

漢陽大治

後漢龐參為漢陽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後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盃置屏前自抱兒伏戶下參思其微意曰水者欲吾清也薤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

吾開門恤孤率而行之漢陽大治

皮鞭示耻

崔伯謙為北地太守改用皮鞭為之不忍見血示耻而已北史

蒲鞭示辱

後漢劉寬為南陽太守温仁多恕吏人有過但用蒲鞭撻之示辱而已

不出行縣

漢韓延壽為東都太守不肯出行縣丞及掾數請之延壽曰恐無益重為煩也

強起班春

前漢崔篆王莽時為新大尹称疾不視事三年不行縣門下掾諫篆乃強起班春又續會志太守常以春行縣勸課農桑賑救乏絕

聽事以時

後漢宋均為九江守聽事以時冬以日中夏以平日虎渡江去路不拾遺

路不拾遺

漢任浦為武都太守路不拾遺又嚴延年為涿郡太守郡中震恐道不拾遺又范曄為天水太守道不拾遺又宋登字叔陽為穎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

書皆挂壁

魏陳泰為并州太守懷柔民夷京邑貴人多寄室化其因泰市奴婢泰皆挂於壁不發其書及徵為尚書乃悉還之

摧折豪強

嚴延年為河南太守豪強屏息野無欺盜其為政務在摧折豪強

摘發奸邪

漢岑香為太守到官不遺吏歸鄉摘發奸邪詞訟立決

畏如大府

郅都為濟南太守族滅賴氏餘皆股慄路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

誅族豪右

漢郅都為濟南太守誅豪右族二百餘家不顧妻子

吏解印去

法雄為青州太守每行縣錄囚徒察顏色多得情偽長吏不奉法皆解印綬去

吏稱神明

黃霸為潁川太守有所伺察擇吏遣行吏出道旁烏攫其肉後還霸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為烏所盜肉吏大驚咸稱神明

人謂陽春

宋璟為郡太守愛民郵物人謂有脚陽春天生遺事

民號屠伯

嚴延年為河南太守號曰屠伯其母從東海來適見報囚不肯入府因數延年曰幸備郡守不聞仁愛教化願多殺人豈為民父母意哉

邵父杜母

邵信臣字翁歸為河南太守躬勸耕桑出入阡陌開通溝瀆歲增二萬頃吏人親愛號曰邵父。杜詩字君公為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清平南陽為之語曰前有邵父後有杜母

審虎臧彪

審成事武帝擢為郡守公孫弘曰成為都尉其治如狼牧羊不可令治民上乃拜為關內都尉出入關者號曰寧身乳虎無值審成之怒其暴如此。梁臧駸為晉陽太守嚴酷少恩百姓謂之臧彪

民亂獲全

晉丹陽陶回為吳興太守時人民亂三吳尤甚回輒開倉一境獲全

盜賊屏息

魏頽裴為郡太守因圍空屋盜賊屏息

帝城河潤

拜郭伋為潁川太守勞之曰賢能太守帝城不遠河潤千里故京師并蒙福也

荆部聯璧

普泰中韋孝寬除淅陽郡守時獨孤信為新野郡守同隸荆州情好數密政術俱美荆部吏人號為聯

蘇綽六條

一先正心二敦教化三尽地利四擢賢良五恤獄訟六均賦役

周太祖重之常置諸左右令百司誦習

延之五詠

頽延之為永嘉太守甚惡憤作五君詠曰五鷹不入朝一鷹乃出守

賜書具對

嚴助拜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出為郡吏間者闕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母以蘇秦縱橫助恐上書頽奉二年討最

乞祿得郡

戴羅友家貧乞祿於桓温曰臣昨中路見一鬼擲掄曰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不是人送汝作郡温笑以友為襄陽太守世說

乞備冗官

黃香為尚書令後為唐東郡太守上疏乞留備冗官帝亦惜香

幹用復留為尚書令後崇書

不共典籤

宋氏晚運典籤之權重宗慤為豫州典籤每多連執慤大怒曰
慤年六十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

兩隨車注

百里嵩為徐州境內旱駕行部所經輒隨車而雨注

虎隨喪去

王業拜荊州司隸道卒有二百虎低頭隨喪而去

白鳥見幽州

王阜為幽州有神馬白鳥見

黃龍望府中

沈曹為呂陵太守有二黃龍望府中

虎東渡江

後宋均字叔庠為九江太守多暴虎先是設檻捕之猶多傷害
均下詔曰虎豹在山去檻罪人人相傳虎東渡江而去

虎北渡河

後漢劉翽守弘農太守郡多虎昆為政三年仁化盛行虎皆負
子渡河詔問昆曰前守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
何德政而然昆曰偶然尔帝嘆曰是乃長者之言

鱷魚遠徙

韓愈為潮州刺史鱷魚不為暴徙六十里

蝗飛赴海

馬稜守武陵飛蝗赴海

蝗至輒散

宋均為九江太守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者輒東西散去東外
蝗入輒死

趙嘉為平原太守青州大蝗入平原輒死

嘉未生府

黃霸守潁川政化大行嘉未生於府鳳凰集於境宣帝賜金四十斤

甘露集境

岑彭為潁川太守乃有甘露嘉禾鳳凰麒麟之瑞集其境土

秀麥兩歧

後張堪為漁陽太守擊匈奴開稻田千萬頃勸耕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歧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嘉禾同穎

梁柳渾字文暢為吳興太守嘉禾同穎

達於治道

溫嶠字太真鎮江州溫達於治道熒房風俗甄顯異行

猶存遺風

琅琊王秀之為郡守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

成瑨坐嘯

成瑨為南陽太守任功曹岑暉宗資為汝南守任功曹范滂人語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汝南太守范滂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後范滂傳

靈蓮遊山

晉謝靈運出為永嘉太守郡有各山水靈蓮素所愛好出守遂肆意遊遨嘗有木筏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去其後齒

陳蕃設榻

陳蕃字仲舉為豫章太守徐孺子至輒解榻去則懸之

謝安贈扇

晉裴宏為東陽守謝安贈一柄扇宏曰敢奉揚仁風以慰黎庶
郡宜置兵

魏司馬芝伯達請州郡宜置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
不去武備

晉自平吳後罷軍役山濤以不去州郡武備後盜賊起以無備
遂大亂

賓客進仕

洪宋博好樂士夫為郡守賓客常滿門欲進仕者薦李之

掾吏師友

以嚴翊謂掾吏為師友

府廷生梓

梁陸倕尋陽太守章曰不能使府廷生梓橫閣誦經俯聞朱轡
仰瞻僧晃晏類要

戴帽賜片

梁彥先拜趙州刺史言於上曰臣前待罪湘州百姓呼為戴帽
賜片自亦發黜无復衣冠之望不謂天恩復垂收採請為湘州
改慈易調有以變其風俗上答隆恩從之復為湘州刺史彥先
者聞彥先自請而來莫不嗤笑彥先下車發摘奸隱有若神明
於是狡猾兇徒莫不潛竄台境大駭

召還領相

宋太宗朝遣事張忠定章聖即位公守青州上懇見之會遣中
使撫巡山東因令問公安否既而召還遂領相印

入辭許召

向敏中知廣州入辭太宗許以三歲召歸

北門鎖鑰

寇萊公鎮大名府北使道由之謂公曰相公重望何以不在中

書公曰皇上以朝廷无事北門鎖鑰亦準不可

故鄉書錦

王祐知大名府太祖謂曰此卿之故鄉所謂書錦者也

州人遮留

曾公子固在齊會朝廷變法遣使四出公推行有方民用不擾既罷州人絕橋閉門遮留夜乘間乃去

蜀人相慶

上以張定公前治蜀長於安集復以公知益州蜀人聞之皆鼓舞相慶如赤子父失父母而知復來鞠我也

張忠亮神道碑

民事我公

杜正獻公衍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權鳳翔府二邦之民事於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

民皆信服

張忠定公問李畋曰百姓果信我否對曰侍郎威信及民之皆信服公曰前一任則未也此一任應稍稍尔只此一个信五年方得成

朱語錄

民物去思

范成大歷典名藩所至禮賢下士仁民愛物去思遺愛所在歌舜之

親舊拜息

包拯知廬州即鄉郡守親舊多乘勢擾官府有從舅犯法希仁撓之自是親舊拜息

關節不到

包希仁知開封為人剛嚴不可干以私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餉老凍死記開

更漏分明

張忠定公寢室中張灯炷香通夕宴坐郡樓更鼓番漏水歷、
分明倘一刻差誤必詰之守籤者指名伏辜皆謂公曰神明

即市藥物

向敏中知廣州兼掌市舶前後郡守多涉外議敏中始至荆南
即市所須藥物以往在任无所須

戒市南藥

余襄公帥二廣請立法戒官吏不得市南藥及公北歸不載南
海一物

恨取白集

蔡君謨嘗書小吳歲云李及知杭州取白集一部乃為終身恨
此君殊清節可為世戒 筆談

一鶴自隨

趙清獻公任成都携一龜一鶴以行其再止也拜去龜鶴止一
蒼頭執事張公送以詩云馬語舊路行來消筆放長江不共
來 言行錄

一硯不持

包拯為端州守歲州貢硯前守所取輒數十倍以遺權貴公命
製者總足貢數歲滿一硯不持歸

照天蠟燭

田元均治成都有聲蜀人謂之照天蠟燭 東坡記事

水精灯笼

張中庸治洋州民号為水精灯笼

不阿鄉曲

蒼溪漁隱曰包拯合泚人守本郡不屈法阿鄉曲有詩曰直柏
終為棟衡剛不作鉤

不事遊宴

李及知杭州性靖介張錢塘風俗侈靡不事遊宴居官未嘗市器物

得好知府

張忠定知益州斬一猾吏吏訴无罪公封判令至市曹讀示之既聞斷辯告市人曰尔輩得好知府矣蓋李順嘗有死罪係獄此吏故縱之也 語錄

比漢循吏

韓忠獻公守安陽人將闕訟輒自止曰吾非畏汝敢見侍中耳郡幾至无事并再守錢塘天下劇郡從容為之其政本於崖梯然不嚴而肅民不敢犯議者謂一公治民雖西漢所稱循吏不能過也 只氏家傳記

延熹李若

張師中益州時李校相替公察郡人張及李畋張達者皆有李行遠延熹加礼敦勉就奉後三人悉登科歷美官於是兩川李者知勘文風日振

救活飢民

富弼知青州會河朔大水民流京東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万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活十万人仁宗遣使勞公拜礼部侍郎公曰救災守臣職矣 一云公知青州活飢民四十餘万每曰過於作中書二十四考矣 言行錄

民驚為神

張文定公權知開封府事至繁為丑者皆置版記事公獨不用默記數百人以次決遣了无遺忘吏民大驚以為神不復敢欺 墓誌

治稱神明

劉敞治長安大姓犯律積產數巨万冒武功家不徭役者五十年持府縣短長數犯法至徒流輒以贖去人皆知偉周冒不敢言公因事發之窮治偉伏罪長安中懼字稱神明有狀

出詩愛民

王十朋守泉初到任會七邑宰勸酒歷告以愛民之意出詩示之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且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史君端為庶民則

寬簡便民

歐陽公為數郡以寬簡不擾為意所至便民既去民思如揚青南京皆大郡公至二五日事已減五六一兩月後官府閒如僧舍或問公為政寬簡而事不廢弛者何也公曰以縱為寬以舉為簡則廢弛吾所謂寬者不為苛急耳所謂簡者不為繁碎耳

飢民寬禁

張詠知杭州時歲飢民冒禁販鹽捕獲者數百人公悉寬其禁言行錄

飢民不流

吳中大飢范文正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土木之役又新倉教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无節公乃自條叙所以宴遊具造皆欲以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是歲兩浙惟杭民不流徙同上

發廩勸分

趙抃知越州吳越大飢公急所以救荒之術發廩勸分而以家貲先之民樂從焉生者得養病者得瘞死者得葬下令脩城使民食其力故越人雖飢而不怨言行錄

以米易鹽

淳化四年命張詠知成都，公至府問城中所屯兵尚三萬人而
无半月之食，公知鹽價素高而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
易鹽，未踰月得米數万斛，軍中喜而呼曰：「前所給米皆不可食，
今一一精好，此翁善幹國事者。」

益民无餓

張忠定公前後治益時，米斛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
價歲折米六万斛，至春藉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價米
之奏為求制，逮今七十餘年，雖時有灾饉，米其貴而益民无餓
色者，公之賜也。

南康无飢

知南康軍適值荒旱，先生拯救有方，民无飢色。天子嘉其能，就
任除直秘閣，提舉浙東。

晦庵行狀

增價周湊

趙清獻公朴熙寧中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躍貴，餓死者十五
六，諸州皆禁增米價，公獨榜衢路，任增價糶之。於是米商輻湊，
詣越米價更賤，民无餓死者。

減價米平

文潞公在成都，米價騰貴，因就諸城門置院，凡十八處，減價糶，
賣仍不限其數，張榜通衢，翌日米價遂減，前此或抑市價適足
以增其氣焰，而終不至平其價。

東齋記事

減常平糶

蘇軾知杭州大旱，飢盜並作，公請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
故米不至翔貴。明年方春，即減價糶，常平民遂免大旱之苦。

發常平粟

范純仁知慶州，餓解兩路官无穀以賑，樞公欲發常平封樁粟，
賑之。州郡皆欲俟奏請，公曰：「人七日不食即死，何可待？報諸

公但勿預吾寧獨坐罪

推廣義役

范成大知處州郡松陽民爭役公曉之曰吾聞東陽縣有率錢助役者尔与之鄰無愧乎則推廣其制諭鄉人視貧富輸金買田擇忠義之家掌其事儲歲入助當役者命曰義役仍許自第名次有司勿預數月間人皆樂從一縣二十五都悉以辨告二十年諸邑爭效之

先張後王

咸平中王晦叔知益州先是張詠守蜀季春粟米以濟貧民後主改之貧无所濟晦叔奏復之民為之謠曰蜀守之良先張後王

邵父陳母

祥符九年邵暉知廣州鑿內河通舟颺不為害陳世卿代之奏

免贖南口鹽負人歌曰邵父陳母除我二苦

呼為余佛

余崇龜守九江自夏涉秋不雨公到郡率家蔬食為民禱祈既而雨澤遂有秋田里之間既安樂易之政歲又順成莫不率手加額呼為余佛

比鄭子產

王待制贊知荆南府民有訟婚者訴曰貧无貲故後期問其用幾何以俸錢与之使婚獲盜竊人衣者曰迫於飢寒而為之公為之哀憐取衣衣之遺去荆人比公為子產

外戶不閉

曾宣靖公公亮字明仲知鄭州為政惠和而尤能鈎考情偽禁賊奸盜郡多寇攘公至境悉策他境路不拾遺外戶不閉至号

魯開門

先期通債

丞相蘇頌知杭州出遇百餘人遮道泣訴曰某等以轉運司責所逋市易緡錢書繫公庭夜禁廂院雖死无可償者公曰吾今釋汝使汝得營生事衣食之餘悉以償官可乎皆曰不敢負於公是縱之轉運使大怒欲奏公而民償書者乃先期而至遂不復言

妖賊伏辜

吳正肅公知蔡州京師有告妖賊聚碓山上遣中貴人馳至蔡以名捕者十人使者欲得兵自往公曰使者欲藉兵威欲得妖人以還報也吾雖不敏然聚千人于境內此不過鄉人相聚為佛事耳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乃館使者日与飲酒密遣人召十人者皆至送京師告者果伏辜墓誌

盜飢減死

王文忠公堯臣知光州歲大旱群盜發倉廩爭法當死公曰此飢民求食尔荒政之所恤乃請以減死論其後遂著為令歐陽六一集

犯法減半

范忠宣守齊兩司理院囚繫常多屠販盜竊而督償者公曰何不責保在外使之輸納耶遂即呼出立于庭下戒飭之曰尔輩為惡不俊在位者不容釋汝懼為良民害復索官司也汝等若能悔過自新我欲釋汝皆叩頭曰敢不佩服教令遂釋之歡呼而出轉相告語是歲犯法者減舊歲之半言行錄

賊衆大潰

刘忠顯守越睦州方臘陷睦杭二州越大震官吏悉遁公曰吾為郡守將与城存亡不為動遂募傭兵為戰守備明年賊至城下公麾衆出戰賊火潰橫屍蔽路自是不敢近越民相与創

生祠飲食必祝曰活我者刘公也 墓誌

從卒氣沮

文潞公知益州喜遊宴宴於轄解舍夜久不罷從卒輒拚馬廐為之薪不可禁過軍校白之坐各股票公曰天寒寒可拚焉之神也自若飲如故卒氣沮无以為變記聞

訛言帖然

張忠定知益州民間訛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男女至暮路无行人公令知縣訪市肆中歸明人尚為鄉里患者必大言其事但立証解來明日果得之公戮于市即日帖然

徹元濟祠

王質知蔡州蔡俗舊祠吳元濟公曰豈有逆醜而廟食耶汝梁公季大尉德加蔡人胡不為祠命王徹元濟祠廟建二公祠

證乳醫罪

韓忠獻公知洋州大校李中以財豪於鄉里誣其兄之子為他姓又醉其嫂而嫁之尽取其奩橐嫂姪訴于州申賂獄吏嫂姪被笞掠及自誣伏公至又出訴公察其冤因取從前案牘視之皆未嘗引乳醫為証一日斥其黨立庭下乳醫視之眾皆伏罪 東軒筆錄

繫死豪民

李浩在台州有豪民鄭憲以貴給事於權貴之門為一郡害會奸利事發械繫死于獄悉籍其家至是權貴教其家訟憲且誣公以真妾事叅政刘琪奏李某為郡得罪死豪民為其所誣上頌曰守臣繫死豪民宜易得耶章遂留中不下 墓誌

鏤板戒民

張忠定公每斷事必為判語讀以示之蜀人鏤板名之曰戒民集大抵以移風俗篤孝義為本也

為政使人

王懿敏公素字仲儀知成都府公為政在使人情蜀人錄所行
為王公異斷

豪猾斂手

吳文廟公奎明於從政歷兩郡皆著治稱及領京師富人孫氏
京師大豪商確財利負其物者至評取物產及其婦女發其宿
罪徙之遠方豪猾斂手声聞赫然

盜賊屏息

劉敞守鄆州鄆北坊守政事不治公乃更約束明賞罰月餘境
內肅清盜賊屏息道中遺錢一裹人不取取先是西路以旱鄆
多旱蝗公入境雨至州數日蝗自出境去歲以有年言行錄

招誘群盜

柳開字仲塗太宗征河東適當潤有小寇遂以開知常州徙潤

州開至治所招誘群盜以俸金給之又解衣去賊首置之左右
或謂不可開曰彼失所則盜不尔則吾民也今推此赤心夫豈
不可

即誅乱卒

向文簡出知永興時有告禁禁欲倚離為乱者密使擊兵彼甲
衣袍伏廡下幕中明日尽召宿僚兵官置酒縱闕命離入召至
階公振袂一揮伏卒尽出尽密擒之各懷短刃即帶誅乱卒掃
庭張樂宴樂賓從股慄

虜藥服入

王文正公再蒞大名虜使往復皆云此府王公在焉必沐浴潔
服而後入境諸錄

西域拍使

余靖在廣西信彼于異域如交趾大理特磨南詔之國皆可以

願指氣使之

賜錢旌潔

太宗朝賈黃中知昇州一日案行府庫見高鑄其嚴發之得宝
符數千積皆李氏宮闈之物不隸於籍黃中悉表上之歎曰府
庫之物有籍貪贖者尚冒禁取之况此亡國之餘物乎賜錢二
百万以旌其潔

抗辭受賞

刘忠顯先是諸路守臣得旨班賞有司多沮格會有除公資政
之命乃抗辭至五六上親筆促拜公奏曰臣艱難時与士卒同
暴露今獨先受賞士卒謂何上即促有司治賞

瑞奏得寐

陳襄知陳州一日晨起屋瓦盖有冰文作花果鳥獸狀時陳襄
守淮陽有屬請奏祥瑞者公云此事當奏但非瑞奏耳但作奏

云有此祥瑞不敢不奏識者皆以陳公為得卦遺事

瑞芝不奏

余崇龜守九江廬山產瑞芝德安縣野蠶成繭僚屬勸公圖上
公抑而不奏

蝗飛降水

趙抃知青州時京東旱蝗將入境遇風退飛隊永而青州无害

鶴訴取雛

張次山為泰山守嘗有鶴集戒石前若有所訴次山諭鶴先飛
令其官隨往鶴集一大木上蓋鄰側有取其二雛者次山為治
其罪鶴乃飛去

隨車而雨

陳戩知處州時苦亢旱公下車兩沾足以為隨車雨
入境而雨

劉公敞守鄆州元多蝗虫公入境而雨至州數日蝗自出境土
去歲以有年行狀

古今文庫

雜著

潮州刺史謝上表

韓昌黎

臣某言臣以今年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即日奔馳就
路經涉嶺海水陸万里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訖与官吏百
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
無有親踈遠邇雖在万里之外嶺海之陬待之一如畿甸之間
蠶穀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
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苟有
不使得以上陳國家憲章完具為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
者鮮雖在忝荒无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謹呼不勞

施為坐以無事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
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
水濤龍吐猛難計程期颶風鱗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
天毒霧瘴氣分日又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
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慙慙死亡無日單立一
身朝無親黨居公室之地與魍魅為群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
肯為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李問文章未
嘗一日暫廢實為時輩所見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
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与詩書相表裏作為歌詩薦之郊廟紀
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闕休揚厲无前之偉蹟編
之乎詩書之策而无愧措之于天地之間而无虧雖使古人復
生臣亦未肯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
南北東西地各万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冠不

剛發臣竊竊慮若某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恃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十內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闕機闔密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大字之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之外赫然具起南面指麾而致此魏之治也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求之年代服我成烈當此之時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置自拘海岳戚之嗟之日去死逼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罪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震懼魂神飛去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无任感恩恋闕慙惶懇逼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為劉同州謝上表

柳宗元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制除臣同州刺史兼本州防禦營田長春宮使某月日到州上訖臣初奉綸言震抃无極及臨所部驚頓逾深投軀莫報於乾坤陳力无裨於造化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出自諸生不習為吏有惟懦之質無區處之能託迹儒門乏仲弓南面之德委身即署闕焉唐諡將之對常懼叨冒清列燕穢聖朝豈意天聽忽臨鴻恩眷及八命作牧一麾出守披自下位寄之雄藩非臣庸瑣所宜膺據况馮翊密近王都古稱三輔爰自近代命秩逾崇有兵食之虞有宮室之制皆公卿將相出入由之仰徵甲令俯窺圖記踟躕无地以兢以惶恩重命輕不知所効庶當刻精運力夙夜祗勤上奉雍熙旁流愷悌以日係月倘或有成庶幾之心慄增惕徒望虛而就日真近帝鄉特擊壤以成風共歌堯代天威感天敢布丹誠无任悃懇屏

登舟之至

代堯永州謝上表

柳宗元

臣某言伏奉月日制書除臣永州刺史以其月日到州上詔受命若驚臨職弥懼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无能累更事任神州赤縣實所備嘗過量逾涯矣深兢惕不謂聖恩推擇濫駕朱輪祿秩徒增詎施乳哺之惠服命虛受寧以襦袴之謠况此州地極三湘俗參百粵左衽居樵髻之半可墾乃石田之餘曠牧守於再秋弥驕墮俗代征賦於三郡重困疲人分於本出於一時積弊遂餘於十稔撫安未易知法出而姦生子育誠難懼力勞而功寡夙夜憂切不敢違寧庶當宣布天慈奉揚神化以日繫月儻或有成少裨愷悌之風用谷生成之造无任感恩殫越之至

送曹顛州序

洪邁

開封曹侯守顛三年有四月乃得代去去之日代者番陽洪邁出祖十主津亭上茶酒挹之曰曹大夫仕宦至二千石古稱人生五馬貴陛下垂意乎內為斯民宅牧地无小官无卑其夫其還必賜延英對雖臺寺要職更內以非真守一郡不得入尚書為郎苟以是官至造膝正合上心其聯清書直探物詩中耳然郡國或荒寒不可治積為長吏憂今年天惜雨自湘沔西江放乎彭蠡之濱蓋數百城皆莫得善哉唯顛也獨中熟人人言侯治狀昭卓可稱道天用異之嘉祥章明其功持歸報天子用以是占侯之策富貴不待謹龜祭也為我竟北爵謝曹大夫霜風鳴冬方木僵立黃鶴高遊息摩青崖鸚鵡啾啄空谷中冥附翼而翔詎可得於是船鼓三通僕夫趨整駕後去矣乾道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序

知泉州謝表

真德秀

蕩節九州觀風何有桐城千里假龍過慶椒見吏民敬宣詔旨
臣中謝伏念臣性資慙拙學術迂踈入侍禁林僅守勿欺之
節出乘使傳曾微可錄之勞每慙虛負於明恩敢謂更叨於劇
寄泉雖闕鎮古號樂郊其素近歲以來浸非昔日之觀征權太
苛而查琛罕至滂傷相繼而農畝寡收宗支之廩倍增郡帑之
儲赤立銀溢於山者亡有歲為勞郡而代輸粟生於地者幾何
日徇鄰邦之轉餉罄乎鞭扑之苦盼焉帆檣之來凡茲數
端尤為深病頽雖一曰不可寧在竊自揣於庸虛凜莫知其稱
塞效蓋伏遇皇帝陛下燭臨万国器使百工念臣篤於事親期
欲便甘旨之奉知臣嚴於律已或能銷貪鄙之風進遂職以獎
行錫溫綸而加勉臣敢不欽承異澤誓各隆知廉平而吏民敬
焉雖莫望漢人之政忠信則齊猶行矣願恪遵孔聖之言

再知泉州謝表

真德秀

奉祠居里每勤北極之瞻進戢守藩復忝南州之寄甫臨旧服
格布寬條臣中謝臣聞天道至仁風霆无竟日之怒聖君大
度山林鮮然弃之才韓定国起於徒中柳宗元用於貶所皆為
長吏蓋值明時微臣之宗唐二子之能陛下守祖宗万年之法
昨者余華之入侍温然玉色之下詢曷嘗因諫以罪人自愧格
君之无術方押彈交上独亮狄山之愚迨霽有一頌尽洗元成
之玷何啻於議罰而榮於用恩庸見九重之本心不忍一青而
弃物既班次對又秩殊庭没齒飯蔬夫亦奚憾建牙作屏則匪
所期敢圖皂蓋朱轡之華仍泣紫帽清源之境念昔先帝付臣
此州玩愒三年不聞善最侵尋半世復見遺民屬當公私凋弊
之餘不勝上下煎熬之急七邑而二為煨燼十室而九乏蓋藏
禁旅雲屯軍餉每難於宿飽宗藩日茂俸緡半出於鑿鑿空自省
迂踈若為經理茲蓋皇帝陛下道心淵靜德性昭融不以譏談

為愛君故略臣疇昔嬰鱗之譴不以聚斂為休國故取臣平時
求牧之長畀以旧封責其未效臣昔尤將母今独携孳祿弗違
於養親志唯端於報上批摩瘡痍冀邦人生意之復还培溉本
根為聖朝元氣之一助

知福州謝表

真德秀

公道天開適際攬權之始全闕地重首叨分闡之除顯服龍光
私憂齎負中謝伏念臣孤忠自信独立无朋先帝輟諸玉堂
之庐俾司漕計陛下滌其丹書之籍旋付藩條兩朝二紀
之遭逢一節四麾之赫奕重臨郡寄僅閱歲暮冰蘖自將粗謹
酌泉之誓爾緣是戒少寬竭澤之嗟方生意之浸还眠初心而
尤慊幸值陰霾之披豁抗瞻麗景之昭軌獲於茲辰与在親擢
西廟賤峻南服任隆侯度未修豈堪牧伯之命里門在望实均
父母之邦當上下泰通之期布朝廷寬大之令慨屬部創夷之

未復考比年椒覆之所由政苟安恬寧有駭輿之馬吏無侵枉
誰為遊釜之魚雖幸勝之所傷多矣尤宿疾甫瘳之後正其元
當養之時躬為列郡之準程大作斯民之保障廼臣所職祇媿
非材茲蓋暴遇皇帝陛下健配乾行明符晋出培千万年立
國之本一用寬仁掃數十載征利之風大具廉恥臣欽承 詔
旨思軀聖情志或得行詎有禁闈淮陽之間取當自效願惟頴
川渤海之師

知常州謝到任表

楊廷秀

承流闡激初叨江海之麾易地制西怒界股肱之郡分顧憂而
益重豈薄陋之克堪臣中謝伏念臣嗜古成迂信書故退頃從
山水之縣入陪鶴鷺之班心乎愛君而直前慨然遇事而妄發
非聖明之全度則孤拙之疾顛尋將母以告歸乃拜州而得請
玉色臨遣金声撫柔懇公幹璋濱之身三年于外易独孤常州

之任再命茲恭啟請載益而望天今復奉頤而見日效蓋伏遇
皇帝陛下纂堯乃武跡舜斯仁道在太極之先不居其聖明見
万里之外以臨其民咨諏慈惠之師布宣寬大之詔顧捐輔郡
以詭下臣臣敢不既竭駑才底綴結服惟郡邑先惠養之治所
願尺心使田里無愁恨之聲庶乎報上

知筠州謝表

楊廷秀

需章苟外退以其私便郡疏恩過於自擇地與期而俱近感及
喜以來并不勞載驅已抵所治臣中謝伏念臣李問將落行
能無稱巖居川觀施諸時而莫可草耕木茹願其外以奚為際
熙運之休明彙群材而登進再收遠跡誕真周行念父教之忠
云既勞而後食然身其餘幾如未老而先衰兒女滿前昏嫁夫
畢方抒情而地躋忽從欲以天矜海上仙山隔蓬萊於弱水江
西道院製齒齋於劔池仰推君父之恩何有中外之間茲蓋伏

遇 皇帝陛下立心咸五侔得函三疇君子厚下之仁枯冒率
土曰咨咨宅生之吏惠鮮小民无愛珪符下逮擢擢臣敢不祗
若德意宏敷詔條今修庭戶之間所先豈第民和壠畝之上茲
謂蒼揚

知隆興府到任謝表

吳永叔

起發寓里疏祭份滿臣罪積如山聖恩深於雨露恭惟 皇
帝陛下法度堯禹典則舜文數引公卿欲聞四方有水旱盜賊
之奏親問守相要使庶民无歎息愁恨之聲豈應一介臣之微
輒冒二千石之奇伏念 臣李迂而癖志廣而踈居官无以瘡人
任郡率多廢事方建侯寧國既不以治辨名逮再守永嘉尋復
坐悞弱免雖歟女望娥眉而交嫉寔小人負乘氣以招尤退處
一丘亦遭三黜特荷 皇帝陛下披乾坤之量揭日月之明知
非臣辜復以郡起欲籲天控免而詔旨丁寧勉臣治民欲過關

敷陳而省符督迫促臣上道便歿不得入奏側門不及候辭空
有心馳魏闕之忠莫能面奉王音之訓式致乃命爰疾其驅臣
所領州在大江南界荆揚域向也物華民富今焉地大國貧苗
催一十五方碩而所支尚欠一月之糧稅管五十七方錢而所
收不滿終歲之用重以督府括財之峻加之餉臺追吏之苛網
密而訟益繁弭筆之風未弭民窮而盜滋起弄兵之習尤存矧
帥權分隸於九江而侯度僅頒於八縣孤壘孑立百為莫開然
臣常閱洪輿圖數唐戍貢或治南昌賜侯王之印或分西道專
採訪之權雖曰地雄亦因人重陳仲辛設孺子一榻清輿警高於
岱嵩王弘仲得文正片碑靈光射於牛斗逮于 聖宋懿我
孝宗升潛藩為統府之華表賜額用紀元之号首振吏治以開
中興今天子聖明朝廷寬大乃眷玉隆之散吏就交銅虎之左
符臣已於十二月十八日到府上訖謹宣鴻化式慰黔黎紫馬

朱衣雖動千里湖山之色玉珂金鑰尚思五更京闕之朝

潭州到任謝表

朱元晦

衰病小家不堪驅使誤恩分闡重玷選掄雖屢控於懇辭顧曲
勤於優諭寵榮奚感懼維勝亟扶曳以就塗已支持而視事
中謝伏念臣迂踈末亨灾患餘生得陪香火之班豈復冠紳之
念海瀕拔養尚地疆頽嶺表蕃宣幸蒙反汗豈期巨屏游拜明
綸昔拙避禮樂之華今專展詩書之試况季兼嶽麓修明遠自
於前賢而壤帶洞廷鎮拊近煩於元老俾承二任孰稱万分豈
惟冒辭遠就近之嫌抑恐為知人安民之累雖欲量能而易地
自知无力以回天勉見吏民具言威德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文明出治仁孝保邦謂臣有討古之勤以臣懷澤物之志假之
師帥之職責以治教之功臣敢不仰佩訓辭俯殫孳力雖馳驅
靡及唯知趨事之誠或黽勉不前願遂歸田之請預陳摺幅終

望矜憐

漳州到任謝表

朱元晦

抱病支離莫副光華之遣封章懇切更叨選用之良引避弗回
兢惶失次即強扶於枯朽已親見於耄倪仰戴恩威俯深感懼
中謝伏念臣早由場屋獲廁縉紳惟自信其迂愚故絕希於榮
進中荷壽皇之深眷屢嘗收用而終許退藏晚逢嗣聖之誤知
亦既閔勞而復加任使凡此兩朝之殊遇豈伊一介之能堪矧
漳浦之名邦實甌閩之絕徼青衫捧檄昔嘗粗習其土風白首
分符今庶少安於甞俗靜揣不才之分極知為幸之多此蓋伏
遇 皇帝陛下近法舜功遠循堯道九德咸事尚夏片善之或
遺四方无虞尤軫一夫之不獲肆曲收於弃物俾加惠於遠黎
臣敢不深体皇仁廣詢民瘼筋骸可勉豈忘尺瘁之勤疾疢或
加未免告歸之請尚冀獲壽卒遂生成

南康軍到任謝表

朱元晦

迂愚无用又陪香火之班臨照不遺驟假兵民之寄懇辭弗獲
宣布云初感極渾零愧深汗浹中謝伏念臣受材凡近賦性顛
蒙徒能讀古人之書夫豈識當世之務頃蒙登進獲奉清閒繼
遠迹於丘樊遂閱歲華之久顧馳心於魏闕敢忘葵藿誠中
榮反繆膺於眷獎方誓堅於素守庶少荅於殊知豈意因仍復
階任使論資校考既已極於超踰揣分量能懼愈難於稱塞矧
自垂於夙志又仰負於前恩雖嘗控瀝而莫回終坐懦庸之无
守遂扶衰朽暫別故山已見吏民具宣德意豈曰昨非而今是
實繇義重而身輕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性得堯仁道高舜哲
念安民之不易故慮尤軫於遠方謂知人為甚難故用或收於
弃物致茲孱瑣亦備使令臣敢不仰奉詔條俯詢民瘼倘粗聞

於疾痰詭辭撫字之勞冀少假於旬時卒上退藏之請尚全末路克對寵光

謝上表

洪邁

禁門直北久違龍尾之趨藩郡落南忽玷虎頭之寄即祗官次恭布詔條中謝伏念臣濩落而无所容愚撞而不逮事遭逢加會自孤天地之恩留滯窮途已隔江湖之夢不謂左符之寵猥勤前席之思今所領州故為劇鎮地方千里接旣閩百越之區縣列十城介谿谷万山之阻人虛橋而尚氣俗皆賦以難馴平時蒙珥筆之責曩歲蹈弄兵之釁皇風下暢既洗滌於三薰習氣相挺殆漸摩而一变得君長吏真可備負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德如 仁宗武類 藝祖及國家之閒暇先務養民知稼穡之艱難益嚴宅牧過令臣輩亦預遣中重念臣頃侍清光最紆殊眷雖兩言溢惡欲與投杼之疑而一意在公獨賴垂旒之

監致效技拭及出生成比膺便坐之從容曲軫溫顏而尉藉感聖度不忘於微賤顧孤蹤竄慮於奔捐臣敢不鞭策疲駑奉行寬大即墨受封於万室豈曰能賢會稽上最於三年其推共理

謝知建寧府表

洪邁

香火奉祠所祈申命綵綸假寵更俾治民戴恩施之非常極縻捐而莫報中謝伏念臣天資顛拙人品委庸細石室之書久慙清貫汚玉堂之直深負隆知一去京華十周歲紀敢意詔除之下猶居推擇之中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游意泰和玩心至理方措笏垂紳之盛豈謂之才顧遺簪弊履之微亦容待罪致令冗散獲殿替藩臣尚尔懷草未遑進謝備漢庭之筆橐敢忘安世之忠存魏闕於江湖更勵子牟之戀

建寧府謝上表

洪邁

去朝一紀望絕餘榮受郡一年恩容趣上既吉蠲於印組即延

見於吏民恭戴光靈深惟感涕中謝伏念臣早田凡品誤奉隆
知豈有文章輒代言於禁掖初无孝術更勸講於華光未獲
管之愚已困挈餅之智身居散地命託旻天方祠館之載來乃
郡符之屢付維茲建水實首閩川受五馬之旌旄夙標巨鎮露
六龍之雨露今號潛藩以若所爲不輕而重曾是摧頽之質亦
分牧守之權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仁覆乾坤威加華夏春耕
秋斂灼知玉葉之艱難夜寐夙興惟欲人情之壽富軫念甘泉
之舊或能惠澤之承不使長閑存令共理臣敢不仰祇德意力
効庸驚行止非人適有諄於棘訟始終報上敢自詭於瓜時

饒州謝上表

洪邁

禁林挾日未遑坐席之温鄉郡一麾偶遂分符之便雖始願不
敢及此豈罪人乃能得之妾奉庭闈即趨官守中謝伏念臣生
而性介天与數奇膺真主之誤知建單車而出使茹毛北海已

驚半世之計除館西河幾絕一生之望敢期天幸獲以身還方
深故土之懷猥辱高門之召果聞取矣旋致疾顛上印綬以歸
田固爲輕典佩銀黃而夸里更沐殊恩捧檄入門過家上冢桑
梓遂晨昏之養松楸寬夢寐之思行道觀瞻合宗感涕茲蓋伏
遇 皇帝陛下合德天地玩心神明常思四表之歡不錄万里
之過而臣空行空反曾庶效於秋毫下伎爾賢尚叨榮於晝繡
內而自訟其又美言敢不上体至仁仰圖共理奉三年之計自
推无補於朝廷推一日之長庶或兼容於獄市

建康謝上表

洪邁

香火奉祠父卧漳濱之病絲綸借寵忽開江表之藩方俯儀以
固辭辱丁寧而趣上荷恩滋甚揣分難勝中謝伏念臣孤起諸
生親逢上聖頻年近侍空餐積懼於人言累月中樞伴食敢安
於天職退從散位揚埃嚴誅當主度之清吏刻公村於中外臣

之无似上所誤知奉留都覽鑰之嚴况嶺師相受連府節符之寄仍護鄉州三組以夸一朝而獲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如天至健若日大明處法官之中五帝其臣莫及行聖人之政三王之盛易為赫然夫決於小人卓尔晋昭於君子一新美化可謂昌辰豈伊朽頓之餘首玷蕃宣之重臣未知為吏何以治民安田里而无歎愁雖謹思於体因以薄書而報期會諒不免於瘵官唯有意求仰酬大造

代陸提筆漳州謝上表

洪邁

乘輅東廡初无華遠之功分屏南州更受牧人之寄即趨官署祇布詔條中謝伏念臣一介微生七閩瓊隸抱閔擊柝居自分於塵埃攬轡督重忽濫蒙於推擇偶道官刑之速敢期天寵之加惟是漳江素稱道院聖賢相遇坐收无悔之威卓野雖愚亦識有生之樂各為郡守不異家居輒叨符竹之榮仍託鄉閭之

便曾尚旌倖為是遭逢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日月合明乾坤

同量任賢勿貳立太師茲惟三公恭已无為獲至尊而制六合遴選循良之吏奉行寬大之書臣願以衰殘莫勝委付安庶民而亡歎息勉躬導於明恩歌盛德而賦中和更力哀於善頌

代倉部知黃州謝表

呂伯恭

提邊符而乘障愧非禦侮之才佩郡綬以長民莫稱承流之寄抚躬踴躍沾事濛中謝竊以羣方因之輿圖大一王之統御地分遠近之別政有後先之差暨牧守必得夫循良則黔黎庶底乎康乂勝惟小壘介於長淮雖事簡而俗醇實望輕而責重登覽故迹多名滿嘯詠之餘參攷前聞亦豪傑馳驅之舊肆求其理必東異能如臣者樸拙孤蹤焮殘遺族其心造化已絕意於紫青屈首薄書第研精於朱墨偶濫塵於論薦遂誤昇於青宣自揣庸虛若為稱塞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錫天勇哲受命

溥將日月光華悉在照臨之下乾坤高厚咸歸覆燾之中凡茲
銅虎之盼尤謹玉關之戍曾何踈賤亦預選掄臣敢不宣布詔
條輯寧閭里勤耕守器誓另保於封陲毀瓦畫墁敢坐糜於廩
祿

袁州到任謝表

劉克莊

遭噴言而去國自屏空山奉明詔以典州且叨善地已臨封域
具布詔條中謝伏念臣某本起艱生取為拙官偶逢總攬遂忝
旁招選塵公府之僚嘗奉便朝之對莫施螢燭禱日月之清明
雖批龍鱗竟奮雷霆之開霽惟小臣之孤立恃明主以少安及速
拜彈尚蒙涵貸支離賦粟方此養痾象罔得珠俄而起廢惟表
為郡舊名安靜之區焉盜比鄰今亦孤危之地城空无備兵少
且羸必受庸總分千里之憂恐倉卒難待一朝之變而况別慈
顏於膝下奄斐屢驚旅隼影於天涯宦游奚樂徒有君親之一

念若為忠孝之兩全效美伏遇 皇帝陛下奮發玉威作新吏
治謂多艱艱虞之際務使民安凡錄屏臨遣之人率由聖擇延
如臣等亦在數中臣敢不學培本根中畫封守長江之險去我
共願為強敵之防四境不治如之何此則微臣之罪

古詩

送丁卿季吏部赴召

楊廷秀

吾州史君五十年不曾召節來日邊老去送人作太守不曾送
人上九天玉皇去年選了寬遣來螺浦蘇榮螺玉皇今年喚渠
還州民避道不得前文儒仕政乃口傳近世能吏了不閉道渠
豈第父母然凜然冰霜照人寒道渠明斷神一般秋毫不擾田
里安一州天下孰後先要渠筆彙併甘泉尚書覆差吏接連更
進一步百尺竿紫樞黃閣半武間梅花滿枝雪滿山雪花能舞
梅能言請飲史君金玉船

送元厚之銜制知福州

王介甫

海隅山谷間人物最多處平日息相吹連城熱如雲圍王舊宮
室丹漆美玉度今為大帥府千里來赴愬元侯文章翁更以能
吏著我中天閣鳴玉改新步街詔出梨嶺方為遠人慕旌旗
滿流水冠蓋東門駐四座共咨嗟疑侯不當去張仲秣孝友樊
侯正求助名城雖云樂行矣未宜遽

和吳仲庶出守潭州

王介甫

吳公治河南名出漢庭右高才有公孫相望千載後平明省門
開吏接堂上肘指搗談笑間靜若在林藪連牆登山水隱凡詩
千首浩然江湖思果得東南守傳鼓上清湘旌旗蔽半斗方今
河南治復在荆人口自古楚有材鄙涼多美酒不知尊前安更
得買生否

送兵部張尚書知建寧

徐璣

焚罷南坡營軍華接履聲艱時曾倚重鈞黨賴持平仲甫思全
衮元崇正本兵手儀麟閣貴威重大戎驚聖主憂遐遠朝端擇
老成迹臣宣惠化七嶺動權情風俗移刀劔田園遂變耕試茶
龍井碧開硯風潭清秋口江沙渺晴天鼓角鳴稻香隨使驛桂
影伴仙程美玉非藏韞黃金笑滿巖寬和无白髮早遜有之名
登用唐三批樞機漢九卿鼎司虛正席丹袞待忠誠

寄江西裴中丞

劉禹錫

前年初闕守慎簡由衮袞臨軒弄郡章得人方付此是時左馮
翊天下第一理貴臣持牙璋優詔發青紙朔風好更免先令疲
人喜何武劾腐儒陳蕃禮高士

送趙承之守南陽

南陽太守朱兩轡朝辭蓬萊暮南轅古來南陽有賢守前跡邵
父并杜母自從來公卧鎮餘三十不復轉人口請公作詩歌蔽

帝使民歌之借記事年年行樂公不違太守未醉遊人醉

送王希道知和州

蘇子瞻

君家連翩三將相富貴未已今方將鳳雛馴子生有種毛骨往
往博諸郎觀君崛起奇相便合劍佩趨明光胡為小郡委奔
走征馬未解風帆張

送王介甫知毗陵

梅聖俞

公君請郡去頗喜民將蘇每觀一千石結束辭園都絲鞵加錦
緣銀勒以金塗去吏擁後隊劔搗盛前驅君又不如此革嘗障
泥烏徐行問風俗低意騎瘦驚下情靡不達略細幸其私
律詩

贈李勉

杜甫

清高金盃露正直朱緯絃昔在堯四岳今之黃穎川

贈昇守

李白

六代帝王國二吳佳麗城賢人當重寄天子惜高名

送李廣州

杜甫

斧鉞下青真榜船過洞庭北風隨爽氣南斗避文星

贈台守

李白

我家小阮賢剖竹赤城邊詩人多見重官烛未曾然

江陵送馬大卿赴闕

杜甫

卿月升金掌陽春度玉墀薰風行應律湛露即歌詩

送韋韶州

杜甫

炎海韶州牧風流漢署郎分符新令聞同舍有輝光

成都詩

杜甫

諸葛蜀人愛文翁儒化成公來雪山重公去雪山輕

送牛僧孺鎮揚州

白居易

坐移丞相閣春入黃陵城紅旆擁雙節白鬚无一莖

錢渚守高使君赴任

盧藏用

祖邀方城鎮安仁外氏鄉從來二千石天子命惟良

送今孤相公守南梁

劉禹錫

久鎮鵬行重无嫌虎節輕終當持一筆再入福蒼生

賀弘農公

柳子厚

峻節臨衡囑和風滿豫章人歸父母育郡得股肱良

送洛州詩

蘇子瞻

还将刺史節却馮耒翰軒黃髮方用事白鬚宜少存

贈德安守

范能

安陸号方鎮江邊尤事州民淳詞訟少務簡官政優

泉州詩

謝履

閩嶺天南表清源第一州朝廷推重鎮師帥得賢侯

送陳侗知俠州

蘇子瞻

天驥甘渴雲長鳴飽芻木君獨一麾去欲塵五袴歌

送靈師

韓愈

韶陽李太守高步凌雲煙得客輒忘食開裘乞贈錢手持南曹

叙文重青瑤編古氣參彖係高標揖太玄

寄揚桂州

杜牧

五嶺皆炎熱宜人独桂林梅花万里外雪片一冬深對此須相

憶為邦復好音江邊送孫楚遠寄白頭吟

寄裴施州

韓愈

西掖梧桐樹空留一院陰艱難歸故里去住損春心宮殿春門

隔雲山紫邏深人生五馬貴莫遺鬣毛侵

送嚴大夫赴桂州

白居易

地壓坤方重官兼憲府雄桂林无瘴氣柏署有清風山水衙門

外旌旌艦艤中大夫應絕席詩酒与誰同

送王十朋知湖州 非也 王十朋南來 可馬君 江外饒佳郡 吳具天下 帝尊羹紫絲 滑鮑鱸雪 花飛星斗 寒相照 煙波碧 四圍柳 侯來治 牧草樹 轉清輝

謝子瞻內翰浙西開府

錢祈父

雋庭鴛鴦 集珍群 病翻摧 頽下九門 罪戾我 慙非 昏錦回 翔公亦 暫朱 幡龍 奮 跋化 知 應 爾 蕪 契 謀 謨 想 自 存

送錢守婺州

蘇子瞻

老手便 剽郡 高讓 猷 承 明 聊 紆 東 陽 紱 來 濯 澗 浪 纓 東 陽 佳 山 水 未 到 意 已 清 過 家 父 老 喜 出 郭 壺 漿 迎

送張嘉州

蘇子瞻

少年不願 方 侯 亦 不 願 識 韓 荆 州 但 願 身 為 嘉 州 守 載 酒 時 作 凌 雲 遊

送吳中復鎮長沙

郭儼

初登西漢 章 府 便 領 吳 王 第 一 州 遠 廊 白 雲 衡 嶽 近 蒲 帆 明 月 洞 庭 秋

寄劉秀州

楊億

騎 置 迢 迢 阻 玉 音 百 左 魚 江 海 遂 初 心 却 樓 晴 日 東 西 望 幾 處 棠 陰 接 翠 陰

送吉州江公著

蘇子瞻

奉 親 官 舍 當 有 擇 得 郡 江 南 差 可 喜 白 燦 連 檣 一 万 艘 紅 粧 執 紫 三 千 指 簿 書 期 會 得 餘 閑 亦 念 人 生 行 樂 尔

寄裴施州

韓愈

廊 廟 之 具 裴 施 州 宿 昔 一 逢 元 此 流 金 鐘 大 鑪 在 東 序 水 壺 玉 衡 懸 清 流 竟 有 四 岳 明 至 理 漢 二 千 石 真 分 憂

寄虞卿知常州

劉禹錫

曾 主 雲 書 輕 刺 史 今 朝 自 請 左 符 來 青 雲 直 上 无 多 路 却 要 斜

飛取勢回

送李楚州

劉禹錫

縱騎朱旗入楚城士林皆賀振家聲
兒童復喜迎新守故吏尤
應記小名

送楊壽州

劉禹錫

風獵紅旗入壽春滿城歌舞向朱輪
八公山下清淮水十騎塵
中白面人

送程六表弟

蘇子瞻

竹使尤持刺史節尚方行賜尚書鳥
前年持節發金臺到外賣
刀枚蠻粟

送袁守

曾南豐

名郎元是足風流得郡東南地
甲幽壘漢管絃三市晚
煙兩五峯秋

贈東坡守杭

秦觀

十里荷花萼萼初我公所至有西湖
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
閑事亦无

歎香齋詩

曾子固

每齋西齋景最幽不知官是古諸侯
一尊風月身无事千里耕
桑歲有秋雲水醒心鳴好鳥
玉砂清耳漱寒流沉煙細
綉黃卷疑在香炉最上頭

送王吉州宣子舍人知明州二首 楊廷秀

滿听除書好明州勝吉州又為邦伯去
政坐治声優過關端能
遇居中定作留新民莫謾喜竹馬不須休

碧海翻詞筆清霜逼詛風不應盛名下
未着玉堂中剩欲公留
此其知帝望公從今摩病眼看到火城紅

送陳行之寺丞出守南劍

楊廷秀

甫尔承農扇翮然牧劍津諸公誰不相有
幾何人氣節霜餘
凜詩章玉樣新飛騰可輕料渠亦正青春
我召公先到公歸我亦行三年如夢尔一笑可憐生野店緣山
去春風並雪輕先愁饒水上話別若為情

送吉太守朱子淵造朝

揚廷秀

廬陵難做定仙子淵請看黔川朱大夫秋月滿懷春滿面視民如
子吏如奴万艘白絮何曾欠百雉金城積更无歸侍玉皇香案
了甘棠便是瑞蓮圖郡中三瑞堂前生數枝双頭蓮子淵益以為高
公在鄉邦我在京百書然不慰生平西歸一見还傾蓋夜坐相
看話短繁老去可堪頻送客古來作惡是離情雲泥隔斷從今
始肯倩征鴻訪死生

送顏我聖龍李尚書出守泉州

揚廷秀

聽履星辰北斗寒三能只隔寸雲間周家李均四海漢制尚

書本百官繼鸞班齊瞻進步鳳凰池近却飛還河圖冠出西清
上莫作尋常五馬看

送葉知郡

刘克莊

家在春風住二年借使无路意樓城到來不欲官中水歸去難
謀郭外田灯遠召多點塔擔輕津吏易排船豈公亦似追程
送青過襄中送前

送陳寺丞守延平

刘克莊

詔免延英對都上賢見吏民極和性球旱豈是急須春邑為搜空
壤州因獻送前行休戚繫未敢賀朱輪
詩話

會寧勸酒

王十朋

見前事实出詩愛民